

科幻世界

SCIENCE FICTION



科学普及出版社

让科学幻想更高地展翅飞翔吧

(代发刊词)

——祝《科幻世界》——科学
幻想作品选刊的诞生

公 盾

幻想进入科学文化领域，是由来已久的事情。

列宁说过：“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否认幻想也在最精确的科学中起作用，那是荒谬的。……”^①

在地球上自从有了能够使用和创造劳动工具的人类以来，就伴随着有各种各样的幻想。从我国《山海经》、《诗经》、《书经》、《淮南子》、《楚辞》、《庄子》、《国语》、《周书》等古籍记载的盘古创世、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刑天争神、嫦娥奔月、鲧禹治水……这些神话中，就表现了中国人征服大自然的幻想、理想和愿望。直到明清时代出现的吴承恩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大闹天宫和海底“龙宫”，许仲琳的《封神演义》里的金光圣母和砍不掉头颅的申公豹，李汝珍的《镜花缘》里的君子国和海外奇谈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幻想。诚然，它们同现代科学幻想有质的区别，但其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科学幻想的因素。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科技史》中，也曾经这样说过。

同现实相联的幻想，是有生命力的。幻想同科学发明创造分



①：《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A 909730

不开,这是为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所证明了的。宋罗泌的《路史》上记载我国古代有“遂明国”(或作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有火树名遂木,屈盘万倾,……有鸟类鸚,啄树则灿然火出,……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你看,在这个幻想中“燧明国”有了火的发现,人类世界起了多么重大的变化呀!火带来了光和热,它给人类以温暖和熟食,增进了人类的体质变化,能思维的脑力也增强了;火的发明之在上古时代,犹如电的发明、电子的发现之在近代一样,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又如在《淮南子·精神篇》里也曾说到:“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注释者高诱解释说:“苍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这些带有幻想性的记载阐明了文字发明非常重要,它预言有文字以后将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文笔生涯,为人类书写出有益于科学文化的东西。“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这说明在人类幻想中的文字发明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又如,据郭沫若考证,把黄帝作为中国人的始祖,最初见载于《山海经》。为什么我国人把黄帝作为始祖,而自己愿意作黄帝的子孙呢?因为在人们的幻想中,黄帝不仅是个生育亿万子孙的神人,传说他又是个中国古代宫室、舟车、衣服、冠冕、律吕、歌舞、牛耕、甲子、算数、调历、音乐……的创造者。用今天的话来说,黄帝是个对科学技术的发明发现作出极大贡献的神人。

科学与文学是同时起步走的。神话,据马克思的解释,是人类历史的童年的艺术反映,因此很可宝贵。神话幻想中的上古杰出人物,总是同各种古代原始的科学技术发明分不开的。打开一部中国上古史。哪一个带幻想性的杰出人物能与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分得开呢?传说中舜作箫;鯀,据《山海经》记载,也象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窃火来人间一样,为了治理世上大洪水的灾难,他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土壤)来湮水,因而被天帝派祝融(传说中的火神)砍了头,但他肚里怀孕,死后剖肚生禹,继续治水,他又是人间城廓的始创者;他(她)们是古代人类幻想中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

的神人。我们不想在这里去考证这些传说中的事迹是否事实，他们在历史上是否有其人其事，不想去考证神农是否“尝百草”，是否一天遇数百毒，但可以肯定古人幻想中的杰出人物，是同原始的科学发明创造分不开的。

十九世纪欧美的工业革命，进一步要求科学大发展，现代科幻小说也开始出现了。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Mary Shelly, 1792—1822）于1818年发表的《弗兰肯斯泰因》（本刊第一集选载）这部书，被誉为是一部真正科幻小说的开始。接着有F. 韦伯的《关于二十二世纪的对话》，理查德·路科的《月球的骗局》，埃德加·波欧的《科幻小说全集》等出现，更不用说法国的儒勒·凡尔纳和英国的乔治·威尔斯等人的科幻小说创作了。

美国科幻评论家莱斯特·德尔·雷伊在他的近作《科学幻想世界》一书中，以清新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美国大半个世纪以来科幻作品经历的兴衰和变迁。他把美国科幻小说创作分为五个时期：一是神奇时代（1926—1937）。当时出版的有《惊愕》、《宇宙云雀》、《早期幻想爱好者》、《跨越星系》等期刊。第二个时期是黄金时代（1938—1949）。当时出版有《坎贝尔》和《大吃一惊》，是富有代表性的科幻刊物。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和斯特金等著名科幻小说家就是其中的台柱。他们打开了科幻作品的新局面，写了若干优秀的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的科幻小说。就在当时，曾经召开了世界性的第一次科幻小说大会。第三个时期是接受时代（1950—1961）。提出了“爱好幻想是一种生活方式”，“爱好幻想完全成了一种嗜好”的口号。这时，科幻刊物少了些，而科幻书籍则相应地增加了起来。第四个时期是对抗时代（1962—1973）。在新的浪潮中出现了若干追求怪异惊险题材而缺少科学根据的东西。帕尔曼主编的《世外》，就是具有这种错误倾向的“科幻”刊物。他写的名为“科幻”，其实充斥着神奇古怪的作品，曾受到一些真诚的科幻作家的激烈反对。第五个时期（1974年以来），科学幻想小说在书籍、影片和电视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出现了银河热和星球大战之类的科幻作品。在上述时期里，不论在英、法、德、苏、日等国，科幻

小说也同样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日益增长。如英国创办了《科幻权威》、《科学幻想冒险》等刊物。至于科幻小说书籍为数则更多。笔者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见到的单是欧美出版的科幻小说藏书,就不下万种。

科幻作品题材极其宽广。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宇宙之大到原子之微,都可以成为创作对象。它可以描写过去,也可以描写现在与未来。写过去,可以写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亿年以前的事情;写未来,可以写今后十年、数十年、成百年、数百年以至数千年、甚至成万年以后的事情;可以借特定人物的幻想故事,衬托出现代或未来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理想与愿望。例如,科南道尔的科幻名作《丢失了的世界》,就是写亿万年前伦敦及亚马逊地区某处高原的事情;而埃德温·巴尔摩和菲力普·帕利的著名科幻长篇小说《当星球相撞以后》,写的就是本世纪的事情:地球末日到来了,人们如何准备迁到一个新的行星上去。至于象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爱·海因莱因(1907—)的科幻长篇名著《厉害的月亮主妇》的故事,则发生在二十一世纪月球上的监禁地;拉瑞·尼温(1938—)在《环形世界》这部科幻小说中,写的是一个离开地球二万光年之远的,比地球大三百万倍的人造卫星上生活着的人们的故事,是发生在大约一千年以后的事情。正是由于科幻小说所写的内容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因此它们可以在茫茫无际的寰宇展翅飞翔。

当然,这绝不是说科幻作品可以不受任何制约性。既然称作科幻作品,它们总是要受一定科学规律的制约。我们认为:优秀的科幻作品之所以有价值;值得人们去阅读,必须具有科幻的特性,要符合科学推理。众所周知,科学的假设中就包含有一定的想象成分,包含有科学幻想的东西。著名的科学家伽俐略说得好:“追求科学要有特殊的勇敢。”我们应当允许科幻作品具有“夸父逐日”那种特殊勇敢的精神!没有幻想,不闪耀着科学幻想的东西,还说什么科幻呢?如果在所谓“科幻小说”之中写的都是科学上已经实现了的东西,那就失去了科幻的意义。是的,有些在特定科学原理

指引下的幻想，看来很象是想入非非。而这个“非非”，并不应该受到过分责难的。有时，在某些科学家看来，这个“非非”甚至是对科学的“污染”，但经过数年、数十年或数百年之后也许将会看到它们倒是大有可贵之处，甚至要成为现实的东西。

就拿月球来说吧，自古以来，多少人想到月球去呵！我国数千年来，在文献古籍中就存在着一系列“月宫”的种种传说和到“月宫”去的幻想。《淮南子·览明训》中嫦娥窃西王母不死之药以奔月；郑縠的《开天传信记》中记载唐明皇游月宫，“诸仙娱……以上清之乐，嘹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等等。这都是神话幻想。而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由于人类对宏观世界，特别是对天体星球作了逐步深入的探索，人们越来越希望能够登月作实际考察。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写的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就是属于这类的作品。它已经不是一般神话幻想，而是属于科学幻想的作品了。因为这部小说的幻想到月球去，是以当时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这个幻想，终于在1969年7月由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成功载人登月而成为事实。这也说明科学幻想是人类所必需的。

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是无穷尽的；科学幻想也是无穷无尽、没有止境的。有幻想才能打破因袭传统和偏见的束缚。才能促进科学发明发展；而科学发明发展了，也将促使人们产生更为崇高的幻想和理想，这样人类科学文化也就越来越进步了！儒勒·凡尔纳不是在自己的作品里有过宇航登月、海底潜艇、无线电广播、气球横渡、直升飞机、原子分裂、雷达火箭等方面的幻想吗？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些幻想竟什九言中了！这说明幻想如何对现实生活和科学起了促进的作用。科幻作品中间如果只有“科”而无“幻”，那么所谓“科幻”将黯然失色；同样，只有“幻”而无“科”，怎么能称得上是“科学幻想”呢？

写好科学幻想作品，首先要求作家懂得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机械学、医学、海洋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知识。当然，一个科幻作家不可能成为百科全书式人物，但至少要对

某一门科学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索，进而触类旁通。同时，科幻作品既要写人物，也就需要了解社会，就要很好地去接触生活，从生活出发，否则就容易在象牙之塔上胡思乱想，流于荒诞不经。而一个人有了深湛的科学修养，就会相信科学越来越为人类造福。所以某些名为科幻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类毁灭、机器人杀人，这实质上是封建资产阶级悲观没落思想情调和法西斯强盗杀人越货的一种反动思想的反映。事实如此。岂有他哉？！

当然，科幻作品还不能忘记它又是以文学形式来表现的作品。所以它必须通过文学作品的特点以艺术的形象思维来反映科学幻想的东西。如果作品不精于构思，不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把它们描绘成生动的引人入胜的文学艺术的笔触来描写，不是通过刻意的、巧妙的匠心安排，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出活生生的富有典型性格的人物，不能描写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性格和产生这个典型人物性格的环境，倘若“作品”只不过是干瘪的科学加幻想的说教，那么，这样的科幻作品（包括科幻小说），也将是没有人要看的。它将失去读者。

优秀的科幻作品总是要求具有深湛、宏伟的科学幻想的灵魂，而通过优美的、生动的艺术形象和人物形象以及细节的描写，把它烘托描写出来。越是能够抓住人们的心灵，越是能惊心动魄地感染人，就越会使其中的科学幻想成为千万人上下以求索的科学理想，使人们去发奋地研究它，通过多种途径促其实现。这样的科学幻想就会有着自己一定的威力和生命力。也就会使科学幻想成为科学现实，以至于成为推动人类生产力向前发展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科幻作品是科学文艺领域中不可缺少的东西。鲁迅在本世纪初就曾经指出：我们“不仅要有牛顿，也希望有莎士比亚”，“不仅有波义耳，也希望有画家拉菲尔”；“既要有康德，也必须有音乐家贝多芬”；“既要有生物学家达尔文，也必须要有著作家卡莱尔”。^① 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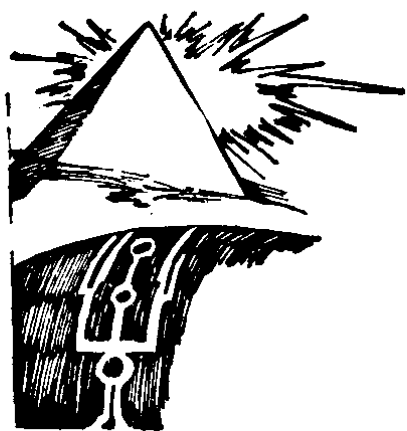
① 见鲁迅：《科学史教篇》的白话译文。

是至理名言。鲁迅的时代我国自然科学方兴未艾。尤其是科幻文艺还刚露头角，而当时鲁迅就着手翻译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了！现在，对于正在进行“四化”新长征的中国说来，科学的世纪来到了，科学大普及的时代已经来到了！我们有理由，有必要大力提倡科学文艺，提倡科幻创作。这是熔科学与文艺于一炉的新创作。

科幻作品既姓“科”又姓“文”，而科学的幻想是它的主导思想。因此科幻小说家必须首先学好科学，用科学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但它也姓“文”，它要求科幻作家善于运用文学艺术创作技巧，用艺术加工的文学语言，创造出优秀的科幻作品以飨读者。

毫无实际内容的幻想，以及空想、妄想、怪想，都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我们需要的是名实相符的科学幻想！科学普及出版社创办《科幻世界——科学幻想作品选刊》，选载中外科幻小说名作。其目的就在于鼓舞青少年和全国人民向往科学，学习科学，献身科学，传播多方面科学思想和知识，激励人们去进行科学幻想，鼓舞人们去攀登科学文化高峰；因而它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科幻世界》创刊号，只是个尝试。内容不论在科学幻想和文学创造方面，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希望读者、作者多加帮助。我们希望《科幻世界》编辑部的全体同志，能够兢兢业业地审慎选择确有价值的科幻代表作，不以名选文，不选以科幻为名实际上却是宣扬恐怖、神秘、凶残的东西，密切注意既有科学幻想性又有很高艺术造诣的作品。特别是选拔科幻战线上的新生力量，栽之培之，使之成材壮大；同时善于通过这个刊物来团结浩浩荡荡的科幻作者队伍，来推动和繁荣我国科幻小说创作；同时也不忽略把国外优秀科幻作品“拿来”，使它们更好地为普及我国的科学和文艺特别是科幻文艺发挥作用，以推动四化新的长征更快地发展。

啊！幻想，科学的幻想！你是发展科学和人类文化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动力，你能使人们变得聪明起来，变得更有思考的能力！愿你在已经出现新曙光的再生了的新中国，更高地展翅飞翔吧！



1091

徐 唯 国

遗 物

疗养院海滨浴场的沙滩上，躺着一对朋友。《晨光》杂志社的记者胡宁和国家天文馆副研究员王宇光正在晒太阳。两个人闷不作声，都在为方才的争吵气恼。是啊，讨厌的通古斯，三年来成了这两个朋友之间最不愉快的话题。

通古斯不过是西伯利亚一条极其平常的河，有什么好争的？那片沉睡了多年的古老森林，那块阴暗潮湿的苔地，既不会引起《晨光》杂志的兴趣，也不会被天文学家选作研究课题。可是，一篇文章弄得这对朋友互不相让，争执不休。那文章是一位叫做山田的日本学者写的，题目是《奇异的通古斯大火》。文章很短，除了描述了本世纪初发生在通古斯地区的那场有名的大火外，对起火的原因也谈了些山田先生本人的推断。诸如，为什么火场周围的树木呈辐射状倒伏？为什么在火场现场有放射性尘埃？为什么火场中心遗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为什么起火那天远隔千里的北欧各地看到东方的天际映得通红？……总之，山田先生认为这场火不是森林的自然，也不是人为的过失，而是一个奇异的天体与地球相撞的结果。王宇光认为山田先生的推断有道理。而胡宁呢？……他认为凡是论据不足的推断都有点儿近乎胡扯！

这时，远处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喊声：“王宇光同志，你在哪儿？”

“在这儿！”王宇光披上浴巾站了起来。只见，小护士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王宇光同志，刚刚接到天文馆的电话，请你马上回去，说是有一件遗物要请你去看一下。”

“遗物！谁的遗物？”

“我也没太听清楚，好象是一位名叫山田的日本学者留下的一个什么盒子。”

“山田！”王宇光和胡宁同时警觉起来，顾不得抖落身上的海沙，就向更衣室跑去。

塑 料 盒

天文馆馆长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淡绿色的塑料盒，盒里装着一本日记和一封信。

馆长说：“这是山田先生留下的遗物，看样子象是山田先生在墨西哥遇难前设法投到海中，又沿着太平洋环流飘浮到我们这儿来的。我们要做的是：鉴定一下这封信，这个日记本，有什么科学价值。”

一封用英文写的信铺开了。胡宁和王宇光的目光都被信的开头一段话深深地吸引住：

“多年来，我走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访察过许多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自然之谜。这一切，我都在日记中有着详尽的记载。特别是对通古斯的追踪查迹，使我现在已经不再怀疑外太空有高级生命了。我只是想要知道，这些高级生命在哪儿，这些高级生命是不是光顾过我们这个星球，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我好象临近了这些谜的答案，可是，我已经不能享受成功的喜悦了，在墨西哥我犯了不可补偿的过失。我触犯了一个部族的圣物，我必须为我的过失付出代价——我将被处死。”

王宇光那只拿信的手有些颤抖了。

“不要认为我是个胆小鬼，我只是惋惜自己死得不是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算出了我们的客人——宇宙人访问我们星球的确切日期，那公式是……不好，我听到了脚步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我已经看到了为我准备的燃烧着的火堆。再见了，人们——我亲爱的同胞。”

信，无情地中断了。胡宁与王宇光面面相觑。后来还是胡宁打破了沉寂：“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王宇光没听懂胡宁的话，不解地望着老胡。“一封故弄玄虚的信，外加一本莫名其妙的日记。”

王宇光被激怒了，两只发红的眼睛冷冷地逼视着胡宁。

馆长走过来，站到了两个人的中间问：“怎么样？”

两个人立刻冷静了下来。王宇光思索了一下说：“我觉得这封信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想研究一下那本日记。”

“好吧，这本日记你们可以拿回去研究，过些天咱们再谈。”馆长说。

“不，我的意思不是拿回去研究。”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呢？”

“我想沿着山田先生的足迹走一趟。”

胡宁惊异得瞪大了眼睛。

馆长沉思起来。王宇光注视着馆长的表情。

“你准备带几个助手？”

“这是个危险的行程，我不准备带助手。”

“为什么就你一个人？难道一个科技新闻记者无权参与其事么？”胡宁又插话说。

死神的微笑

《山田日记》×月×日：“埃及胡福法老的大金字塔确实包藏了许多学问：十亿倍塔高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塔底面积与两倍塔高的商等于圆周率；塔身刚好座落在地球各大陆引力的中心；穿过塔底的子午线恰恰等分了地球上的大陆和海洋……这众所周知的

一切我总算亲自验证过了。非但如此，我在墓室里还发现了一个新的奇迹。是啊，这是个伟大的奇迹！胡福法老的尸体就在我的面前，这个干缩了的尸体，这个木乃伊，为什么在炎热的沙漠上历尽数千载竟然保存得这样完好？今天，我知道了这个奥秘，那是因为金字塔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微波谐振腔体！

“可是，这电磁波来自哪里？我茫然不解……看来我不得不到拉丁美洲跑一趟了。也许玛雅人的金字塔能给我些启示。”

“怎么样？你一定要跟我跑一趟拉丁美洲吗？”王宇光边收拾行装边问身旁的胡宁。

“有什么法子，谁让那儿是晨光升起的地方呢。”

“你看咱们怎么个走法。”

“我这个人性子急，我主张走近道，越快越好。”

“那就从欧洲走。由汉堡直奔墨西哥。”

“是不是要经过那个倒霉的百慕大魔鬼三角？”

“不经过，只是靠得稍近而已。”

“那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

王宇光和胡宁为了以备万一，穿上了宇航员才用得着的航天服，乘坐一架只能容纳两个人的、小巧精致的多性能飞机。途经汉堡，稍事休息以后，就直奔大西洋的上空飞去。

浩瀚的大西洋就在眼底。朵朵白云不时从舷窗外向后掠去。王宇光握着操纵杆，胡宁坐在旁边心不在焉地观赏着窗外的景致。

突然，王宇光发出一声惊呼：“那是什么？”

胡宁顺着王宇光的手势看去，只见左前方有一根巨大的灰色柱子直立海上，耸入天际。灰柱子疾速地旋转着，以至使抖动着的飞机也感受到了它那磅礴呼啸的气势。

“不好！”王宇光赶紧拉起操纵杆，试图逃脱那突然展现在眼前的风的旋涡。可是，已经晚了，飞机上的仪表失灵了，飞机随风旋转起来，越转越快。

“这是怎么回事？”胡宁感到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王宇光没

有马上做出回答，只把眼睛盯在飞机的座标图上，半晌才轻轻地说：

“见鬼！我们到底没能逃脱百慕大三角！”

飞机随着风势急速地旋转着，转的圈子越来越小，渐渐靠近了风的旋涡中心。突然飞机不转了，只有一刹那的静止，就垂直地坠落下去，栽入大海里。

透过玻璃舷窗，他们看到了海底景象。飞机又在一股强大的海底涡流的捉弄下，飞快地旋转起来。

“老胡，这好象是咱们最后的时刻了，让咱们互相告别吧！”

“告别？谈何容易哟，只怕咱俩不会再分别了。”

“那么就让咱们安静地死在一起吧。”

胡宁苦笑了一下说：“只怕咱们不会死得很安静，……”

王宇光此时反而平静下来了。“好吧，咱们最后看看大海，看看百慕大真正的魔鬼吧。虽然咱们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宣布咱们看到的秘密了，不过我还是要看。我要弄清杀害我们的元凶是什么！”

突然，胡宁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王宇光顺着胡宁惊呆了的目光向前望去：“啊！金字塔！”

飞机的流动速度更快了，不知为什么，飞机向那座海底的金字塔冲去。两人看到那庞然大物的底座上有个黑黝黝的大洞，这个大黑洞正在吞噬着一切游动着的东西。飞机也毫不例外地被吸进了黑洞，两人的眼前顿时一片昏黑，只是感到游动速度骤然增加。突然，一道亮光一闪，两人仿佛看到一个涵洞。还没等两个人弄清那是怎么回事，飞机已经从金字塔背面黑洞的出口冲了出去。

飞机仍在游动。两个人顾不得考虑飞机为什么没下沉，也全然没注意飞机是在直线前进，还是蜿蜒飘游。他们仍然沉浸在迷惘的惊异中。

“老王！”胡宁一把抓住王宇光的手，从座椅上跳了起来。眼前又出现了那座魔影般的金字塔！

飞机又被金字塔的黑洞吞了进去。待到那间不容发的亮光一

出现，王宇光把飞机的臂形舷梯弹了出去。飞机的机翼撞裂了，两个人被震得失去了知觉。

山 重 水 复

《山田日记》×月×日：“这是玛雅人的金字塔么？是的，这正是玛雅人的金字塔。可是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是谁把埃及金字塔搬到了这儿？或者，是哪个建筑师把相隔万里的金字塔修筑得这般相象？噢，错了，这两地的金字塔不一样：玛雅人金字塔的墓室门旁多了一张供桌，而且供桌上有两个很不谐调的烛台。”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胡宁和王宇光相继苏醒过来。透过微弱的光，可以看到他们乘坐的飞机停在一个涵洞里，臂形舷梯的座脚紧紧地钩住了一张石桌的桌腿。涵洞外边的海水仍在呼啸着奔腾而去。这架飞机就象停靠在避风港里的一叶扁舟，静静地呆在那儿。

胡宁说：“总算安静下来了。”

“不，咱们别在这里等死，再到里边看看。”王宇光边说边收拢舷梯，借助舷梯座脚挂在石桌腿上的拉力，小飞机被拉到了石桌前。

这里的光线更亮一些，四周是砌得十分严整的石块，石桌上不伦不类地放着两个金属烛台。奇怪的是在海水的浸泡中，烛台上的蜡烛居然能够发出幽暗的光。

“真是活见鬼了，谁见过水里能点着蜡烛！”胡宁自言自语着。

王宇光也暗自纳闷，看着那对发光的蜡烛发愣。

这时胡宁有点儿忍不住了，也没打个招呼就向机舱门口走去。

“你疯了！”王宇光大喝一声。

胡宁坐了下来。只见王宇光搬动传动杆解下了钩住石桌腿的舷梯座脚。王宇光继续操纵着。舷梯缓缓地上升到桌面上，又缓缓地向烛台移动。当舷梯移动到一只烛台的上面，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就快速地落了下去。妙极了，舷梯软索上的钢环刚好把一只蜡烛套住。

王宇光的手在传动杆上一压，烛台被吊了起来，这时，只听得天崩地裂般一声巨响，一扇沉重的大闸门在身后落了下来，把胡宁、王宇光关在涵洞里。

两个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闸门下落弄得不知所措了，痴痴呆呆地愣着，等待着新的变化。

一会儿工夫，两个人似乎听到了水声。怪了，幽暗的涵洞里早已经注满了水，哪里还会听到水声？可是这声音更真切了。两个人不再怀疑自己的耳朵，只是想搜寻一下这声音来自哪里。不久，两个人看清了，涵洞里的海水在迅速消退，一股空气顿时充斥其间，石桌已经暴露在空气里。

第二只烛台也被移开，奇迹出现了：石桌后面的一扇暗门豁然大开，一个奇妙的宫殿展现在胡宁和王宇光的面前。

海 底 钟 声

《山田日记》×月×日：“虽然我还没拿到根据，可是我总觉得，这些金字塔之间好象有一种什么无形的联系。”

胡宁和王宇光注视着这海底豪华典雅的宫殿。

按照埃及金字塔的格局，这里应该是放置尸身的墓室。可是，尸体在哪里呢？这儿既没有棺槨，也没有尸体，在应该放置棺槨的地方，是一只正方形的大金属盒子。盒子上有一根铁柱直抵屋顶。

过了一会儿，王宇光问：“老胡，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感到人在临死以前享受一下帝王的待遇，也许是个很好的安慰。”

“为什么你总是想着死？”

“因为咱们已经断绝了生路。”

“你不想研究一下石桌上那两个烛台么？”

“有什么好研究的，那无非是设计得精巧一些的闸门钥匙罢了。”

“你不想再从那道闸门出去么？”

“不想。”

“为什么？”

“外面是海，我觉得淹死或者被鲨鱼吃掉都不如死在这儿体面些。”

“你认定咱们必死无疑了么？”

“当然。”

王宇光深深地叹了口气。此刻，他也觉得胡宁在死神面前的这种旷达态度有几分道理了，所以索性就仰卧在地上不再吱声。

这次轮到胡宁说话了：“老王，你没看到那个大铁盒子么？”

“那又怎样？”

“你想，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掀动这个铁棺材盖么？”

“什么！你打算把这个铁盒子作为咱们俩的棺材？”

“为什么不可以呢？”

王宇光一跃而起，急切地说：“走，老胡，咱们先看看这个棺材怎么样。”

胡宁和王宇光一起来到铁盒子旁，仔细寻找着可以掀动盒盖的缝隙，可是找来找去一无所获。他们又奋力掀了一下，也好像蚂蚁撼山。没办法，王宇光在飞机座舱里找来一把活扳子，试着在盒盖上的几个大螺钉上拧动。当他把扳子拧在那个稍小点儿的螺钉上，铁盒盖沿着铁柱子笔直地升了起来，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顿时在空旷的墓室中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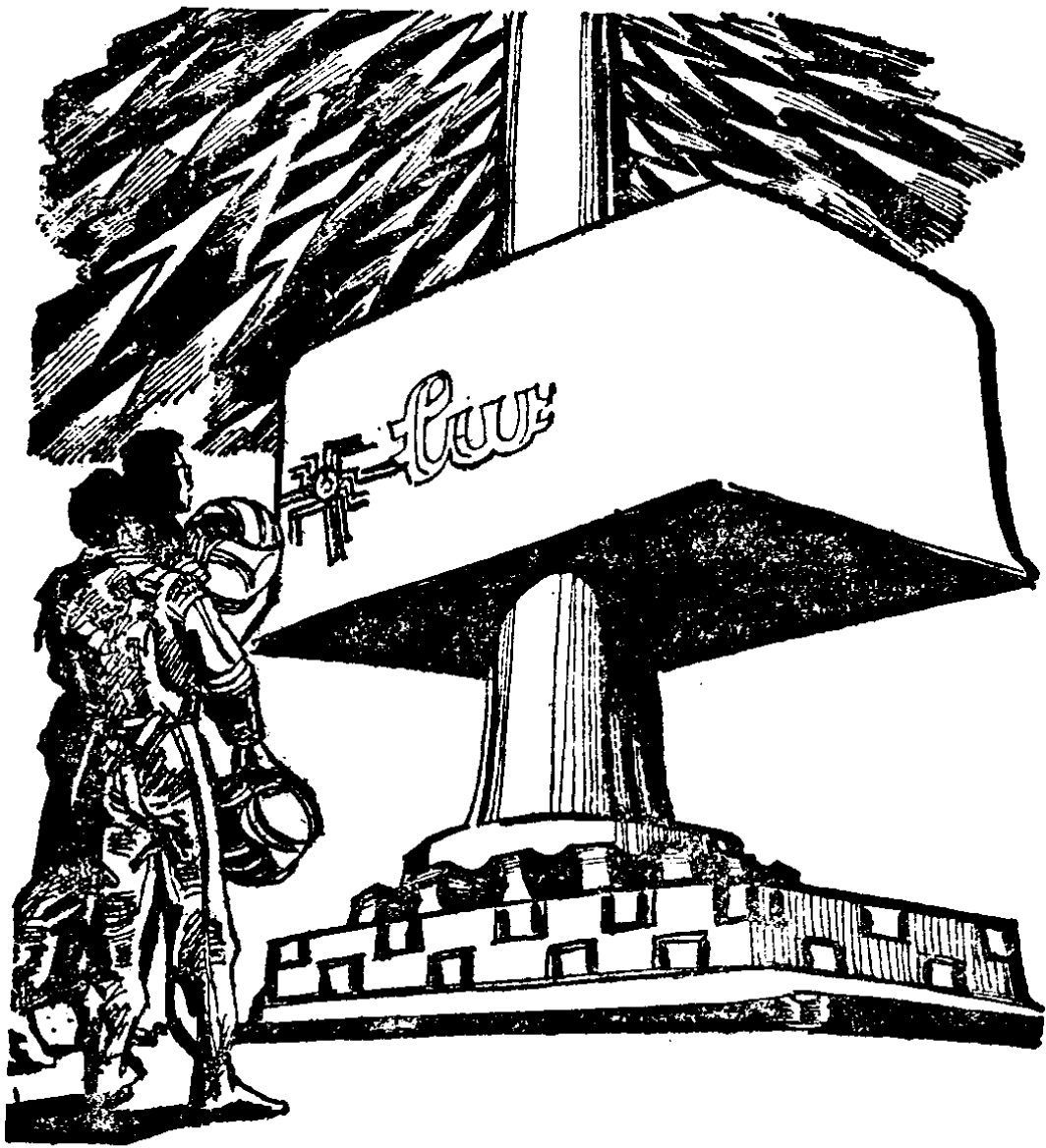
胡宁和王宇光几乎同时把头伸到了巨大的铁盒里。轰鸣声刺耳地响着。两个人分辨出轰鸣声里夹杂着涡轮机的转动声和叶片的击水声。

“老王，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王宇光沉吟片刻，迟疑地说：“好象远处有一台其大无比的水力涡轮发电机。”

“那么这个铁盒子呢？”

“铁盒子么？”王宇光打量着铁盒子里的机械部件，又上下看了



看那根顶天立地的铁柱子，猛然醒悟了：“这是一座功率巨大的微波发生器！这根铁柱就是发射天线！”

“微波发生器？”

“是的，有这么一套现代化设备为你这位国王殉葬，总该算是很有排场了吧。”

“什么殉葬？”不料胡宁改了主意。

“怎么，你又不想死在这儿了？”

“为什么要死！——你这个木头脑袋，找到了微波发生器咱们为什么还要死！”

王宇光被胡宁这些反复无常的话弄得迷惑不解了，直愣愣地望着胡宁，不知胡宁打的什么主意。